

禮記章句卷三十一

船山遺書十三

朱子章句

衡陽王夫之衍

中庸

衍

中庸大學自程子擇之禮記之中以爲聖學傳心人

德之要典迄於今學宮之教取士之科與言道者之所宗雖有曲學邪說莫能違也則其爲萬世不易之常道允矣乃中庸之義自朱子之時已病失程門諸子之背其師說而淫於佛老蓋此書之旨言性言天言隱皆上達之蘊奧學者非躬行而心得之則固不知其指歸之所在而佛老之誣性命以惑入者亦易託焉朱子章句

之作一出於心得而深切著明俾異端之徒無可假借
爲至嚴矣然終不能取未涉其域者之蓬心而一一喻
之也當時及門之士得體其實於言意之表者亦寡矣
數傳之後愈徇迹而忘其真於是朱門之餘裔或以鉤
考文句分支配擬爲窮經之能事僅資場屋射覆之用
而無與於躬行心得之毫末其偏者則抑以臆測度趨
入荒杳墮二氏之郭郭而不自知其爲此書之累不但
如游謝侯呂之小有所疵而已也明興河東江右諸大
儒旣汲汲於躬行而立言之未暇爲干祿之學者紛然
雜起而亂之降及正嘉之際姚江王氏始出焉則以其

所得於佛老者強攀是篇以爲證據其爲妄也旣莫之窮詰而其失之皎然易見者則但取經中片句隻字與彼相似者以爲文過之媒至於全書之義詳畧相因巨細畢舉一以貫之而爲天德王道之全者則茫然置之而不恤迨其徒二王錢羅之流恬不知恥而竊佛老之土苴以相附會則害愈烈而人心之壞世道之否莫不繇之矣夫之不敏深悼其所爲而不屑一與之辨也故僭承朱子之正宗而爲之衍以附諸章句之下庶讀者知聖經之作朱子之述皆聖功深造體驗之實俾學者反求自得而不屑從事於文詞之末則亦不待深爲之

辨而駁儒淫邪之說亦尙息乎凡此二篇今旣專行爲
學者之通習而必歸之記中者蓋欲使五經之各爲全
書以見聖道之大抑以知凡戴氏所纂四十九篇皆大
學中庸大用之所流行而不可以精粗異視也凡三十
二章 **注**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 **衍**情未有偏
事未有倚而合宜得正無過不及之天則存焉 **注**庸平
常也 **衍**平常所用無所往而可離者也蓋卽不易之義
注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
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衍**正道體也定理用也正道性
也道也定理道也教也 **注**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

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密就其言功用者謂之放就其言存主者謂之卷非謂君子之放而卷之也退者求之己密詳緝無閒之謂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性命猶令也性董子曰天令之謂命性性卽理也性卽

者但此無他之謂性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

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

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而兼言物者人既自循其性則皆備之實遇物而各循其性以得其所當行者也自然有自而然之謂性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爲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之所以爲人道之所以爲道聖人之所以爲教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

讀者所宜深體而默識也。自蓋人之所以爲人以下
乃元本精醇警切至矣。今世所傳乃祝氏附錄，蓋以荅
問語附入之耳。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
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離力
智反

道者，日用事物當然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
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爲外
物而非道矣。此句亦從元本較今改本爲明切。暗破
異端外義之說。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
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

所不睹者所不睹耳非無所睹也所不聞者所不聞耳
非無所聞也遇物而感觸意而興則睹之聞之獨知之
幾也萬事萬物之理持於心而不忘不待睹聞而後顯
見此則所謂所不睹所不聞也戒愼恐懼者持其正而
弗失之謂此卽大學之所謂正心也敬畏以言其功爾
無所睹聞而有所敬畏蓋赫然天理之森著矣蓋嘗論
之過人欲者物誘欲動而後能施其遏物之未構欲之
未動不睹姦色而豫擬一姦色以絕之不聞淫聲而豫
擬一淫聲以遠之徒勞而無可致其功未有能濟者也
且盡古今之爲學者純疵利鈍之不一未有如是之迂

謬以爲功者也惟夫天理之本然渾淪一理而萬殊皆
備仁者見仁知者見知君子見其參前而倚衡聖人見
其川流而敦化至大而不易舉也至密而不易盡也至
變而不可執也非豫存諸心而敬畏以持之則物至事
起雖欲襲取以爲義而動乖其則此則無物不有無時
不然而不待既睹其形既聞其聲乃以揀是非而施戒
懼者也君子之道至此而至矣爲異端者未有能與焉
者也不知有此乃始求之於感應求之於緣起陷溺終
身而不拔不亦宜乎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見賢
遍反

居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既常戒懼天則炯然而後善者審不善者著加謹之功起焉若未嘗戒懼則一念之惡未有凶危之象昏然莫察其是非至於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而後悔而思揜初無有所謂獨知則亦無從致其慎也蓋庸人後念明於前念而君子初幾捷於後幾遏人欲所以全天理而惟存天理者乃可以遏人欲是存養爲聖學之本而省察

其加功固有主輔之分也。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者因之有害之辭謂意欺其心不能自慊雖欲正其心而不能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樂盧各反中節之中陟仲反

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未發矣以遂謂之

性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未發者喜怒哀樂耳故程子曰中者在中之謂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無所偏倚非偏倚爲不美之辭也假令偏於哀而倚之其可

參以樂而謂之爲不偏乎太極於五行無所偏倚迨其
爲五行水溫於潤下火偏於炎上倚潤下炎上以爲用
矣然而五行各一太極於德不損也故知偏倚非不美
之辭也無所偏倚言其時凝聚保合之氣象耳無所偏
倚而無不存然後其發也有所偏倚而仍無所乖戾是
以謂之大本正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
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
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
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臣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臣**定

時正歲秩序百神所以位天也體國經野奠山治水所

以位地也盡物之性所以育物也皆受化裁於中和之

道**臣**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所偏倚而其

守不失**臣**無所偏倚則易失之無所偏倚而不失則仁

義禮知根心篤實而大本深固矣**臣**則極其中而天地

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

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

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

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

事初非有待於外而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體
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
實亦非有兩事也西天地位焉亦達道也原其所自則
萬物育焉亦大本之固有也惟存養而後可以省察惟
致中而後可以致和用者用其體也惟省察而後存養
不失惟致和而後中無不致體者用之體也若不察此
徒以法象分配爲戲論而已西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
上文之意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
於天而不可易西出於天謂與天同此一理涇陽顧氏

謂此所言天於流行見主宰其說得之。其**實**體備於
於己而不可離。其**實**體誠也。誠者天之道也。備於己者
人之天道也。其**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
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其**求**之之實求
諸三近而已。誠之者人之道也。自得之則天道復矣。其**去**
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
體要是也。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
義。其**此**章之義中爲體和爲用存養爲主省察爲輔。體
用主輔合一以爲道而內外本末厯然自分。聖學所以
爲萬善之統宗而非異端之所可冒也。章句之開示切

矣世教衰邪說逞於是而有併戒懼於慎獨以蔑存養之說者出焉道之不行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夫見爲過者豈能過哉不及而已矣一念之起介然有覺是非粗辨枯亡者亦有之也未之感應天理森然萬物皆備非君子莫之能得也念之始萌是非甚細權衡之審卽念而明非君子莫之能著也未嘗實致其力於靜存之學則茫然無得因其未得不信君子之有乃據一念介然之覺以爲極致是其不及者遠矣而自謂能過於君子之道不已誕乎且惟然而其所謂介然之覺是非之果辨與否焉吾不能保也抑其乘天機之未